

玄覽堂叢書

第六十九冊

文獻卷之三

皇明馬政紀序

語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馬  
政係軍國顧不重歟詩美衛文  
魯僖牧馬之盛必推本立心之  
遠而周命泊同意倦倦焉誠重  
之也迨德下棄馬政寢微而王

毛仲張墓歲之徒卒能蓄馬蕃  
庶臻富強之效則在人不在瘞  
耳洪惟

聖祖淵識闊謨千戈甫定卽建置  
太僕寺領監牧群督理民間孳  
牧兩歲課駒馬大蕃息後雖沿

革不常而驃駒之法未有稱厲  
而議變之若承平既久官職曠  
廢牧地空虛民間孳息漸微不  
得已買棗克種苟免罪責然棗  
者十一種者十九棗之私在民  
種之法在官猶有一

祖宗遺意焉隆慶初一變而俵種  
各半萬曆初再變而盡賣種馬  
買充俵解則幾於懲噎廢食而  
祖宗良法美意蕩然無存矣當事  
者狃於時平馬無所用議多歛  
折色于是寺帑爲羨而廄爲虛

邇年東西沒興鋗輸強半而寺  
馬奏討請給者殆無虛日脫脊  
緩急召買能給幾何予爲此廩  
廩已前大僕臣楊長卿深惟職  
掌有慨於中業已條上便宜奉  
俞旨而又以其餘力搜羅遺編刊

# 馬政紀凡

祖宗之建置累朝之沿革諸臣之  
條畫與夫今日之更制者靡不  
臚列備存而經國遠猷時見一  
班俾覽者攷覩耗之實究得失  
之林若沿流而遡源測影以尋

奏亦猶文武之政希在方冊人  
存而政舉者也夫不習爲吏視  
已成事是編雖紀馬政而徵往  
後來因利鑒弊其於國大計  
豈小補哉雖

祖宗皇法未可遽復有其舉之亦

愛禮存羊之意焉予謗劣竊步  
後塵嘉與僚屬共勗之因漫識  
其端云

萬曆二十五年五月端陽日太  
僕寺卿江鄧鍊書于大正公

皇朝馬政紀序

太僕周官也職主內廄即後世司乘輿奉車騎典閑廄事不甚貴重周穆王命伯冏以繩愆糾繆格其非心慎簡乃僚無比昵匪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曾以弼直貴重之道望焉則亦位近職

親所關觀瞻習染必是乃為貴重  
其道貴重其道即貴重其官也漢  
制職主內廄位秩埒于九卿貴重  
矣獨石慶策馬之對貢禹請減乘  
輿服御廄馬天子納其忠下詔減  
穀食馬為能貴重內廄之官唐制  
職主外廄獨張萬歲王毛仲蕃馬

收一縑易一馬之效為能貴重外  
廄之官此則上而官同職異下而  
官同道異舉有績可紀顧猶直貴  
重之道未可言焉我

高皇帝都南京有南太僕寺

文皇帝都京師有太僕寺主外廄民  
牧有苑馬寺主外廄官牧始名戶

馬既名種馬內廐有御馬監不攝于太僕既苑馬寺亦報罷太僕志曰苑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廐則內馬無節殆識政體之言邇者種馬又盡罷令有司徵銀給民買俵以買俵寄養俵養不足則官買補竊謂種馬者俵寄

之本源絕其本源而為買賣乃市  
賈遂末窮流之事行之于官曾是  
可以為政乎或謂方內承平所需  
者銀奚必馬邇疏恒言使四郊承  
平無事恒如一日則馬可易而銀  
也京邊兵可易而農也乃此自聖  
世不可取必或當有事上欲追本

遡源求復于戶種難之次欲逐末  
竭流求盈于俵寄難之一旦倉卒  
括民間馬不可得即銀若貫朽若  
泉布不可操而騎也雖有善者無  
能為枯株涸澤計已亦識政體之  
言臣喬蚤歲請假山居不學未聞  
繩糾格慎之道晚起家職南北罔

事居貴重之官才識庸下不習政  
體愧未能越俎內廄步貢禹請減  
穀食馬又未能祗役外廄修張王  
之業所守簿領未久且疴間嘗覩  
會典寺志于今日行事宜有未備  
未合者自革種馬後輔部寺省臺  
諸臣深感觸于時勢本源未流之